

故乡的三棵树

邱慧萍

无论怎么怀恋,村庄还是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时光如大大的扫帚,冷静地扫去那些久远的人事。我眼睁睁地看着,菜园被新的路基碾压,老屋被新的洋楼取代,溪流变道了,枣树移走了,学堂空寂了……奶奶、大伯、大妈、婶婶、舅舅……走着走着就散掉了。村头那座绿屏般的青山,旧坟连着新碑,规模越来越大,好似一个新的村庄在那儿蓬勃生长。于是,一大块一大块关于村庄的记忆在崩塌。

我在梦里呼喊,怎样才能找到回家的路?一个行走中的村庄,除了名字幸福源没变,一切都在变。我不再是主人,儿童相见不相识是再自然不过了。

“妈妈,我想去外婆家!”四岁的葫芦用清亮亮的眸眸望向我。这个四十多岁才得的二宝此时并不介意妈妈的沧桑,他更爱外婆家特有的家的温度。

“葫芦,喜欢外婆家的什么呀?”

“有馒头、发糕,还可以赶鸡赶鸭子,还有开心狗狗,还有树……”这些宝贵的乡村记忆能保留多久呢?我抱着葫芦,在摇椅上想起了故乡的三棵树。这三棵树如三颗亮晶晶的铆钉,将我的村庄定格在心魂深处。

村庄最上端的山道边,屹立着一棵慈祥的老红枫,五百年左右的历史。下端的根桩子有三分之一露出泥面,也有洞穿的大孔,但不影响老枫枝繁叶茂,如佛般安详镇定,笑傲春秋。他看着我们从稚嫩的小囡妮、小鬼头变成沉稳的老母亲、老父亲,还是那么乐呵呵地俯瞰着我们。老枫再往上走两百米有一处好水,唤作龙潭,一溜清流沿着蜿蜒的石壁轻灵泻入小潭。幸福源出生的小伢子,不管男女都会用草垫子垫着,从那水道上呼啸着滑落潭中,水花四溅也伴随着笑声四起。玩得尽兴了,才发现男孩的短裤、女生的裙子都被磨出了几个大窟窿,可怎么回家跟娘交代?心里担忧着父亲的竹片板

和母亲的唠叨,我们就在老枫树底下做游戏、抓知了、扑蝴蝶,有时也会看到颜色绚丽的菜花蛇慵懒地从草丛里游过。我们玩到天黑,直到听到母亲细碎的脚步声,“回家吃饭嘞!”我们才在夜色掩护下跟母亲回了家。

等到第二日,母亲问起裙子上的破洞,就搪塞说是老鼠咬破的。母亲也不深究,拿了针线忙碌起来。有时父亲到山上拖毛竹,日落偏西,母亲就让姐弟几个提了开水、点心到老枫根底下等着。我们抬头数那树叶缝隙里藏着的知了,有时爬上去抓几只栖在低处的。大伯伯路过就会笑话我们:丫头丫头不知羞,爬起树来像小子……如今我再回村庄去拜谒那棵老枫时,大伯伯已长眠在对面的田埂上,朝朝暮暮和老枫对话了。回乡之时,有时也见那穿着时髦的一对儿带了白净的娃儿在树下徜徉。目光遇见了,会心一笑,老枫也慈祥地笑。

村庄最中间的河边,曾经挺立着一株800多年的夫妻柏,本是同根而生,到的五六米高度竟分成两株,缠缠绵绵,相依相伴,一路攀援而上。又如地底下旋出的两股青烟,直往高空冲腾而去,细细的树尖指向苍天。村里的婆婆奶奶们拿了香纸常在老柏树下拜,为娃儿收惊,为病人祈福,为来年顺利,不一而足。我六岁那年,和小伙伴们在夫妻柏旁边的溪里洗澡,因为拿着肥皂盒子抓虾而落了单。转身看时,四下空无一人,于是就坐在柏树下哭了起来,等父亲寻来,我不知被什么恶虫咬了,腿肿得走不得路。父亲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寻医问药,跑遍四乡八邻,终不见好,我还发起了高烧,医生竟然建议截肢保命。父母怎么也舍不得,抱着昏昏沉沉的我回家,整夜流泪。乡亲送了草药来,送了鸡蛋来,送了野果子来,劝慰道:“说不定囡妮哭声惊扰了柏树神灵,故意捉弄小孩子,好歹用香纸去请请,道个歉试试。”脾气倔、性格刚、从来不信鬼神的父亲为了骨肉到底向夫妻柏弯下了膝盖。不知是草药奏效还是神灵原谅,我的腿在接下来几天莫名其妙痊愈了。

后来的某一年,夫妻柏遭

了雷,半边枯焦了,再过几年,另一边也憔悴了。再后来,外乡来了人,要买走这柏树。锯子声响了几天之后,夫妻柏不见了,地面上只留下了白白的根墩子。后来,根墩子也被挪走了。老一辈的说夫妻柏是镇村之宝,挪走了怕不吉利。于是在不远的地方另外设了八公堂,祈求平安。差点截肢的我眼见着树被截肢,心里说不出的悲凉。后来出生的伢子们压根不知道夫妻柏曾经的存在,这倒也好。曾经有过才会觉得空,若不曾有过哪里会有伤。但空里似乎又不空,那棵柏树还是长在那里。

村尾的老樟树是村庄的大门神,五百多年的树龄,不显沧桑,秀而繁荫,如威武的大将军驻守关口。“出了水口,樟树之外,就不是老樟树的保护范围了。”奶奶在世往往这样告诫孙儿辈。村里若要造新房子,必须造在樟树保护之内;孩童多病多灾的,也可到老樟树这儿拜亲娘……老樟树的神威地位到底被后来的年轻人给撬动了,慢慢地,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老规矩渐行渐远,也有房子造到了水口之外。但老樟树似乎毫不介意,依然热情张开臂膀,迎接着每一个回到村庄的身影。老樟树静静等待,有的离开村子再没回来,有的回来时已物是人非,有的换成欢呼雀跃的下一代回来……樟树以外,是绵延七八里的水库,山光水影,小径曲折,另有一番神韵。我把老樟树种在自己心里,让他的枝枝叶叶护住我珍藏的村庄证据。有一个误入传销窝的后生终于在几年后平安回到村庄,抱着树干不肯放,嚎啕大哭;也有孝顺的儿郎为了顺着母亲的意,将宝马车停在树旁,提了篮子带了孩子来拜樟树讨个平安,不顾城里媳妇一脸的鄙夷。

“妈妈,妈妈……我要去外婆家!”葫芦的小手拍打着我的衣襟。我也曾这样牵着妈妈的衣襟呼喊,觉得那时的村庄年轻是因为父母都还年轻。如今村里那里跳跃着的孩童不是一样觉得现在的幸福源年轻吗?整洁的村道、崭新的路灯、热闹的农家乐,还有刺激的漂流。老樟和老枫的眼神一如当年那么澄澈和安详,不变初衷。我也悄悄把那些珍贵的镜头收藏起来,且带葫芦去赏那生机勃勃的新村庄——幸福源。

也说苦楮豆腐

留如藩

老家村后的山上,有一片古树群,自然生长着树种繁杂的古树,这些古树的树龄,大多在百年以上。它们长势奇特,有的盘曲多枝,枝干交错,相互依存;有的凌空伸展,绿臂常青,争相媲美;有的在腐朽根部滋长出另一种树种,细皮嫩肉,肤色润泽,郁郁葱葱;有的庞大树桩裸露在地面上,遍布青苔,无繁枝绿叶,显得苍老古拙。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生长在半山腰上扶疏叠翠灌木丛中的那四株古老苦楮树。它们树身高大,冠美如伞,荫蔽一方。我小时候除了常到这里砍柴,在秋末冬初,会同小伙伴到这里捡拾从树上掉下来的苦楮籽。捡的多了,拿回家供妈妈做苦楮豆腐;捡的少了,就自己放进火灶里煨熟当零食吃。

苦楮树,属于木本植物壳斗科,适宜在江南生长,分布在浙江、江西、安徽等地,开化境内各乡村均有生长。据县林业部门对古树名木的调查,树龄在几百年以上的苦楮树有200多株,最多的要算苏庄镇唐头村,该村树龄在200年以上的苦楮树有48株,何田乡也有20多株。然而树龄最长的,是池淮镇楼底村大店桑园边柏树林里的那株苦楮树,它树龄长达1500多年。树高12米,冠幅12米乘10米,胸围达7.7米,它虽躯干雄伟,华美为伞,凌空展开绿臂,但整根树形苍老古拙,露出枯臂虬枝,巨大的树桩暴露在地表上盘绕拐扭,斑驳树皮干皱嶙峋,一些野藤荆棘缠绕攀附在树身上,密密层层,记载着它与自然界搏斗的沧桑历程。传说。唐朝时楼底村的水陆交通非常便利,加之人丁兴旺,十分繁华,当时大店正处于交通要道上。该村的大店与弯邱两个自然村,为争夺地界经常发生械斗,后经官府调解,双方协商,以这株苦楮树为界,分划大店、弯邱管辖范围,并在苦楮树下建造灯塔,订立保护条约,从而使这株古树保留至今。

苦楮树木质坚硬,经久耐用,根部可制作油榨槽床及水碓磨盘、轮齿,细干可用来做扁担、锄头柄、犁耙、抄手把和石磨磨心等。苦楮籽则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性寒,具有清热解毒、去暑、利尿、通肠胃等功效,开化乡村的人们,喜欢食用用苦楮籽制成的“苦楮豆腐”。

苦楮籽略带苦味,外层类似荔枝干壳,长有密密麻麻的小刺点,到了秋末冬初成熟期,外壳自然裂开,滚圆的苦楮籽纷纷从高大的苦楮树落到地上。表皮棕色而油亮的苦楮籽,似野生的小板栗又如橡子,捡回家后,摊在太阳底下暴晒,待棕黑色的硬壳裂开,露出里面白色果肉。剥出来后,放进清水里浸泡,浸泡时,每天倒出黄褐苦水,然后换成清水,至少五到七天后,待苦楮籽的苦涩味清除殆尽,将经过浸泡的苦楮籽清洗后再行磨浆。磨好的浆放进大锅里煮。煮时,要注意不停搅动,直至沸腾,再舀起来,用纱布过滤沥水,然后放进豆腐盒里制作成形、摊凉,苦楮豆腐才算告成,最后分切成一块块正方形的苦楮豆腐。烧煮时,将苦楮豆腐切成一片片,同青红椒一起爆炒,加上葱、姜、蒜等调味,做成的苦楮豆腐菜十分入味,吃起来新鲜爽口。

随着舌尖上美味佳肴的开发,近年来乡村里一些脑子活络的村民,还把苦楮豆腐加工成系列产品,如苦楮粉丝、苦楮粉皮、苦楮豆腐干、苦楮糕等,这些产品因是绿色有机原生态食品,一经上市,就受到顾客青睐,有的还远销杭州、上海等城市。

